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三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隋

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愔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詔遣楊素討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二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

之勿與戰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斬智慧因泛海掩至泉州擒賊帥王國慶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權略馭

之遺意
者唯素

不能嚴之
不

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赴敵、或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突厥突利可汗奏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高穎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

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遂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且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突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給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楊素

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獫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爲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先是晟曾出討達頭，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軍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俱文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馬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諮議參軍王頗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奕曉星曆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

亦奇不
也

又與王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苦諫，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頗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

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爲柱國、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幕帷、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

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鬪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
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
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閣持重
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
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衝
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聘以城降詔以素爲
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將綦母良
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
下河內帝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理

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
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綦
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杭有二心以李
子雄爲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
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
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
召募得千餘人杭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
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
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鍾

廋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領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時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鍾廋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卽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

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頗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頗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頗自殺、討高麗、命將軍宇文述、于仲文、辛世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於鴨綠、江西兵皆給百日糧、又

司馬懿
制公孫
淵之故
不吝
用耳

給衣資戎具火幕人率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述令
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
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
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高元及文
德來者必擒之至是仲文將執文德慰撫使劉士
龍固止之遂聽其還旣而悔之遣人召之不至述
以糧盡欲還仲文等以精銳追文德文德見述軍
士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
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

復遣使詐降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
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度難猝
獲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辛世雄戰
死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
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鎖擊述
等而還

楊玄感素之子也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玄感
與爲深交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
將領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玄感於黎

使民踴躍如此
不可謂之反矣

陽督運乃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箇稍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民水火，何如？」衆皆踊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主簿唐祿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

庸奴亦
爲此事

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
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
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
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
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
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
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
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
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馬前

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子
侗等、勒兵爲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
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印山南入、玄感將三
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
東都遣河南人達奚善意將精兵千人拒積善、將
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
爲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不追、弘策退收散
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
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大陽門、弘策將十餘騎

馳入宮城，餘皆歸於玄感。玄感每警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請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領河南道十三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城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

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
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
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
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
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
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
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筭。
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李世民年未
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世民

勸之多齋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世民
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
不能赴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
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旗旛相
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必見懼望塵而退
此計之上也不然爲彼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
支定興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可汗
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料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又入王薄復亡去抵其

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轉寄于游俠王秀才家、
爲君明從姪懷義所告、帝令懷義與梁郡通守楊
汪捕之、汪遣兵圍秀才宅、密值外出獲免、韋城翟
讓爲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
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
讓驚喜叩頭、君漢卽破械出之、讓遂亡命瓦岡、爲
羣盜、同郡單雄信驍捷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
狐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畧、說讓引衆入滎陽梁郡、
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

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惟翟讓最強，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氣挫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且巡遊楊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

使密所

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偷生草間，君言非所及也。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亦附於密，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預不決，有

賈雄者曉陰陽占候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托術數以說讓讓果以密言問之對曰吉不可言然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然之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榮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陁爲榮陽通守以討之讓勳數爲須陁兵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

無謀、兵又驟勝、旣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陁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

羣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十餘戰、未嘗勝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至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

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旣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其累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徐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

重自簡精兵拒絢詐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自効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

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勝兵至十餘萬人。

突厥數寇北邊，詔李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不滿五千。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使其覺
之反是
激其必
仕耳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越王冲幼、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爲守備、馳告江都、密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行掩襲、彼未能救、取之如拾芥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豪傑而資計策、選驍悍而

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於是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襲興洛倉，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殆兵大敗。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昇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遁。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爲招。

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

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

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
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
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
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
及○斷○取○之○若○震○稿○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
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
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
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
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京○兆○諸○縣○多○降○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淵復書以驕之。自是使者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請兵于始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

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強，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爾，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

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亾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旣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得不出？淵然之，乃

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揮，將若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後車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陣於城東，世民陣於城南。淵建成戰少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

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
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
差宜並從本勳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於西河選
其壯丁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
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各惜勳賞此所以
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並備志卷三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一

李密驕矜不恤士衆徐世勣嘗譏其短密不懌使出鎮黎陽以疎之洛口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羣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粲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

平生
驍武
羽之
後
一人
此
著知
而
不用
天

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
故也、而有司不吝屑越如此、一旦米盡、民散、孰與
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
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
當守金鄴、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
印山以待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
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
世充還、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
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旣而諸將欲戰者十七八

密又惑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魏徵亦言於長史。蘇頌曰：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蘇頌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驍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先是，密士卒皆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

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祀○於○洛○水○之○土○、遺○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秦○王○世○民○至○高○墪○、薛○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

於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喉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陣，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

高潮流
浪如此
何以驚
駭英雄

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撫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

李密之出關也、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苦諫、密大怒、揮刀欲擊之、閏甫奔熊州、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

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溫彥
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
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
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
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
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
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
安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

持百姓聞世民來相率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濕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後戰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

身乎、且士卒饑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

陳後金剛大敗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槩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

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薛萬均爲幽州羅藝將，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萬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兵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從其言。建德果引兵渡水，因邀擊，大破之。王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唐主

漢高祖
入關中
朱孫祖
平西蜀
與此爲
三千古
合轍

日○今○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
器○械○可○悉○收○之○子○女○玉○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青○
城○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
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倖○一○戰○今○
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騎○五○千○度○
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
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
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
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敝○思○

生、是
功人振
亡衰之
勞

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惟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主亦密勅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旋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

朗之衆西救洛陽陷管州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臯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軍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

諸子終
身無一
奇策只
是積勞
耳

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
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
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克自下。不過二旬。兩主
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守
新安以乘其敝。世民曰。建德新克海公。將驕卒情
吾扼其咽喉。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
潰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
賊併力。其勢必強。何敝之乘。吾計決矣。中分麾下
使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

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趣鞏而去。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逡巡稍却、以誘之。旣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于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

此於下
舊策惜
建德不
用耳太
宗將何
以應之

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凌敬言於建德
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
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薄津蹈無人
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
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
將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
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
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諜告曰建德伺
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矣五月世民北濟河南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唐一

九

太宗生
于乃常
用此法

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四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鬻，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

其言亦
韻

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
建德揮朝者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於是大戰
世民率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
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槩墜
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
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
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
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議突圍南走
襄陽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爲擒雖出終必

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

世民率衆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世民登玉壁城觀賊顧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以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世民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果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屢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

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驍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出戰果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所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

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南方州縣望風款附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遣柴紹救之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杜伏威人朝留輔公祐守丹陽公祐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詔孝恭李靖

肅指巢穴古每以取勝南公獨

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先是，公祐遣其將馮慧亮等將舟師，陳正通等將步騎，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渡淮，次硖石。慧亮等堅壁不戰。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抵丹陽，掩其巢穴。」靖曰：「今此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兵亦不少。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

五
破敵故
曰在察
乎時

背○受○敵○此○危○道○也○
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
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重○以○老○我○師○耳○今○
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
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
賊○出○兵○追○之○遇○大○軍○與○戰○大○敗○乘○勝○逐○北○兩○戍○皆○
潰○公○祐○棄○城○走○執○送○丹○陽○梟○首○江○南○皆○平○
劉○黑○闔○據○洛○州○世○民○統○兵○進○討○阻○洛○水○列○營○以○逼○
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闔○又○數○挑○戰○世○民○堅○壁○
不○應○以○挫○其○鋒○黑○闔○城○中○糧○盡○世○民○度○其○必○來○決○

戰預壅洛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敗。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俱高祖

突厥頡利二可汗合兵十萬餘騎寇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自負盟約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

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囚之。帝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旗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帝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帝麾諸軍使却、而布陣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出、叩馬固諫。帝曰：「吾籌之已熟、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慮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

去得到
處所以
敢如此
禦之

軍容示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請退蕭瑀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突厥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幽州以待之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我卽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

所○損○甚○多○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得○
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
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姑○予○
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
上○不○受○詔○歸○所○掠○中○國○戶○口○

武備志卷三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二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旣敗、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

大史公
力貧功
一子休
殺淮陰
爲國深
心得此
一言方
始明白
田氏善

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
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
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
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
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柰何
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
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
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
唐儉脫身得歸。靖勦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

以聞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合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薶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皆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卽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勦兵拒擊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戰率長稍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李世勣伐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北部擣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

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

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
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
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
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
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
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
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
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
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

以太宗
之英敏
而前夫
道宗之

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
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
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
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
勣○遂○攻○安○市○不○下○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
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
真○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
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
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

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若向烏骨則建安新城之虜必躡吾後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逼其城城中亦增城以拒之士卒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工五十萬山頽壓城城崩會守城傅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上以遼

李靖知
此言不
用故卿
道宗
點破

左早寒、草枯木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
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
而旋、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
事君、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
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
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太宗

百濟爲寇、命劉仁軌、劉仁願、孫仁師討之、百濟王
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

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
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
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
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
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
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
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
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
帥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

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旣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

正布
耳

不得

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鄉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修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浸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爲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

通鑑

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
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
亦降於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
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
討突厥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
詐乃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
勁弩以羸兵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
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
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

行儉一
言高干
千古沾
沾白表
之人亦
高干干
占假託
鬼神之

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
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
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
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
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
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
總諸軍討之行儉乃縱反間使相猜貳伏念恐懼
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
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堠惶惑來白行儉召三

勤王非
自爲也
定霸基
三字便
笑本旨

軍謂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
但須嚴備更遣單使仍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
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俱高宗

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
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
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
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
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
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

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
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窠○穴○遠○近○聞○之○其○
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
曰○兵○勢○合○則○强○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
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
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
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
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
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

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衆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旣久士卒多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

輕騎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

婦人不
以御中
監軍後
齋乃以
中官監
軍觀哉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
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闕外之事悉以委之比
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
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郭元振在涼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彊盛
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
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
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

妙

史妙

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廷，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吊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俱則天。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

絕塞無
援故當
如是

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收牧滅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惡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晙帥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爲

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俱中宗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栽立吐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縱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高仙芝爲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累討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爲行營節度

此一事難

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
換城又二十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
川卽五識匿國也仙芝乃爲三軍使踈勒守提趙
崇玘統三千騎趨吐蕃連雲堡直北谷入使撥換
守捉使賈崇自赤佛堂入路仙芝與中使邊令誠
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
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
八九千人城下有娑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
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畢集河次

水旣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旣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鶴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曰：「苟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旣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排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散走，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尪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卽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領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

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仙芝使二十人來迎，云胡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婆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佯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卽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城胡果來迎。明日，胡弩越迎，當令將軍韋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勒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不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爲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勅命，賜繖物，首領至。」

齊總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所教傳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至已無及矣藤橋闊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國

王君媿爲隴右節度使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媿以其

燒草甚
可謂
焉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十四

兵疲遂整士馬以掩其後君嬭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嬭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乘合君嬭率軍士乘而渡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嬭縱兵盡俘獲之祿山之至葉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奏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

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奏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晉督彼則成擒矣。」今且宣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

獻誠果遁，兵皆潰。果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

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

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卽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張巡至真源，哭于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丘。

守必先
以戰所
以外却
敵勢內
固人心

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
雍丘賁出戰死張巡兼領賁衆潮復與戰將李懷
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
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
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
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
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
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

子房流
亞

軍聲大振、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
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
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
今有布三百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
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士戶
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
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
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

更妙

愈好

其後問

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
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
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
爲○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必○
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
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
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
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
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

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

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
軍聲大振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
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至恒
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
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曰賊倦
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

哥舒翰禦祿山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
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

此時於已變變將生而反以自潰惜哉不待師集而舉事古今未有不敗者

口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敝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頂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

出陣固
非輸
臨陣測
波輸亦
何間也

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
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寵忠等將餘兵十萬
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
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
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旣交賊偃旗如
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
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羶車駕馬
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
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

能開目矣。自相殺，謂賊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

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橐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

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俱玄宗